

吾與點也

莫春三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

「論語·先進」第十一

從曾皙的具體陳述中：在清澈的溪河中洗澡、在高臺下吹風乘涼，以及與好友們歌詠而歸。我們可以深切意會到，孔子一句「吾與點也」，所稱許的，並不是某種人為之樂，而是深藏於生命之內與天地大自然相互交感的順暢喜悅。這是多麼浩大廣遠的天地情懷。

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！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！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
有一天，孔子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四位弟子一起，孔子對他們說：「不要因為我年紀稍長於你們，而不好意思說出來。平日你們都說：『別人不了解自己。』那麼，假如別人真的知道你們的才能了，你們將何以用呢？」

這個詢問，反應了孔子一貫的人生態度：「求諸己」，一切都從自己做起。孔子說：「不要憂慮自己沒有地位，該憂慮的是自己有沒有能力立足；不要憂慮沒人知道自己，該憂慮的是，自己有沒有被人知道的本事。」（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《論語·里仁》）在這個世界上，應該在乎的，都不是外在浮泛的虛名，或者人云亦云的認定，而是自己有沒有腳踏實地切實的去做。

紀伯倫有一首詩，非常深刻地表達了這種態度：
你不再尋找愛情，只是去愛
你不再渴望宏偉的成長，只是開始修養自己的性情
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開始

所以，孔子說：停止一切生不逢時的抱怨與藉口（這些都是外在），諸弟子們，請你們回到自己，想一想，一旦有人要用你，自己究竟有什麼能力能夠「為人所用」？

子路率爾而對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
子路首先說：「千輛兵車的国家，夾處於大國之間，再加上外國徵伐，接連開戰，如果交給我，只要三年，可以使百姓具有勇敢之德，且知生命的道理。」孔子聽了微微一笑。

這一段可以從「孟子·梁惠王」篇談起。
「曰：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（梁惠王問孟子說：「你不遠千里來到我國，你有什麼可以利益我國的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（梁惠王）王啊！您何必說到利益，只要仁義就夠了。）

儒家不談「利」，「利」是「結果」，儒學一切都要「求諸己」，一切都從自身開始。因為儒家相信，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，好的「結果」自自然然就會獲得（「先事後得」（見《論語·顏淵》篇）、「先難後獲」（見《論語·雍也》篇）的意思）。英國俗諺也有一句說：追求卓越會激勵你；追求完美則讓人灰心喪志。「完美」是一項美麗的「結果」，但是，一個人卻往往為了達到這個「結果」，患得患失、日夜擔心不已；因此，唯有放下對「結果」的執著，全心全力讓自己更好，追求自己的「卓越」（盡全力而已），這才只是問耕耘不問收穫，全然「求諸己」之事。
而子路直率的性格，使得他的回答只重視現實的成效：讓千乘之國，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」。所以「率爾」地搶先回答，偏離了「求諸己」的基本態度，如此，孔子以微笑表達了對子路這個回答的不同意見。

求，爾何如？
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
（孔子接著問：「再求，你怎樣呢？」冉有答道：「假設有六、七十個國家或再小一點五六十里的小國家，讓我來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可以使百姓人人富足，至於修明禮樂，只好等待有才德的人來說施了。」

孔門十哲中，再求與子路同列「政事」之科；子路個性衝動，見義勇為，再求較柔弱。再加上子路見晒，再求變得更为謙卑。他以六七十、五六十的小國作為他治國的目標。主政三年，自許可以使得人民豐衣足食，財用無缺，至於禮樂教化之事，再有謙讓不敢以才德兼備的君子自居，從再有的志向來看，儘管是小國，與子路無甚差別，也是從功利的角度來談志向。

赤，爾何如？
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日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。」
（「公西赤，你怎樣呢？」公西華答道：「我不敢說能做得怎麼好，但我願意學習，像宗廟裡的祭祀，諸侯相會見，穿著禮服，戴著禮帽，我願在那裡做個小司儀。」）
公西華在孔門以知禮見長，所有有關「會同」之事（兩君相見曰「會」；眾君相見曰「同」。也就是諸侯相會見的意思）與「端章甫」之事（端是「衣名」；章甫是「冠名」），我都不能擔攬呢。具體地說，兩君相會時，我能穿著禮服，戴著禮冠，作一個稱職的贊禮「小相」。而「立於朝」與「賓客言」是「大相」的事，公西華說願為「小相」，乃是他的謙詞。對於公西華的志向，孔子也只是在他的專業上淡淡讚許了他。

點，爾何如？
「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鉦而作。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『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』曰：『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咏而歸。』夫子喟然嘆曰：『吾與點也。』」（最後，孔子問曾皙說：『點啊！你願做什麼呢？』這時曾皙正在彈瑟，聽得夫子問，把琴音停了下來，隨即「鐃」的一聲放下瑟，站起身回答說：『我和他們三個人所想的不同！』孔子說：『這有什麼妨礙呢？也不過是個人談說自己的志向罷了。』曾皙說：『在三月季春的和煦節裡，春衣已經正式穿在身上，同五六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和六七十歲左右的小朋友，去那清清的沂水裡洗澡，在祭天清雨的祭壇下乘涼。之後，大家唱著歌回去。』孔子喟然嘆息道：『我倒是贊同你的志趣啊！』）

曾皙的志向，就與前三位不同：他別開生面地從「感受」的角度，來談自己的志趣。他喜歡在三月春季節節，在沂水光禿，在山坡的祭壇乘涼，之後，歌詠而歸。表面看來，這與志趣無關，沒想到卻受到孔子的

讚許。
孔子所談的志趣，真正的精神必與主體的「感受」有關，沒有感受，所有的志趣都將成為虛假與做作。而這恰也呼應了孔子以「求諸己」作為基礎的人生態度。從曾皙的具體陳述中：在清澈的溪河中洗澡、在高臺下吹風乘涼，以及與好友們歌詠而歸。我們可以深切意會到，孔子一句「吾與點也」，所稱許的，並不是某種人為之樂，而是深藏於生命之內與天地大自然相互交感的順暢喜悅。這是多麼浩大廣遠的天地情懷。「仁者樂山」、「智者樂水」，或者「老者安之、朋友信之、少者懷之」所指的，也無非這種情懷。
而孔子認為，這種情懷，唯有在義無反顧、認真追求自己卓越的生命態度中，方能產生。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曰：「唯求則非邦與？」曰：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」曰：「唯赤則非邦與？」曰：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非亦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！」
（等到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三個人出去了，曾皙走在後面。曾皙問孔子：「他們三個人的話究竟怎樣呢？」孔子說：「不過各人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。」曾皙又問夫子：「為什麼要笑仲由呢？」孔子說：「為政首重禮，而他的话也太不謙讓了，所以笑他。」曾皙繼續問：「冉有所說的，算不算也是那國之事？」孔子說：「怎能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能算是一個邦國呢？」曾皙再問：「公西華所說的，豈也不是那國之事？」孔子說：「宗廟會同等事，不就是諸侯的祭壇嗎？他自己謙遜地說做一個小司儀的贊禮官，那麼，還有誰能做大大的贊禮官呢？」）

除了對曾皙的稱許之外，夫子對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三人所陳述的志向，並沒有太強烈的評斷。子路的「千乘」之國，或冉有的「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」的小國，顯然都不是大國，或者公西華被稱為大禮官或小禮官，也不是重點。孔子只有淡淡地點出：對子路的陳述，他之所以笑，原因是子路不夠謙讓。
何謂謙讓，只有執意於外在想像的現實，沒有回到自己真實的能力，與自己真實的「感受」之中。

